

庐江水远 塘河灯明

——刘礼章与聚星书院的文脉回响

■ 陈关杰

温瑞塘河静静流淌，一桩桩旧事散落在波光粼粼的时光里。近年编撰《瑞安百年老校》，我曾走进莘塍中心小学（聚星小学）。校内古碑安然嵌于墙内，斑驳印痕封存岁月，也让我静下心来，细细回溯学校前身聚星书院近两百年的兴学脉络。

这座老校跨越沧桑，弦歌不绝，并非仅靠乡邻一时善举。谈及初创艰难，曾在该校任职、对校史熟悉的蒋兆富先生向我直言：“当年若无您老乡刘知县的亲力亲为、私济公助，聚星书院恐难有后之辉煌。”一语既出，这位远道而来的清代知县，从寥落史料中清晰浮现，成为瑞安近代文教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代循吏。

自古江淮庐江，民风质朴，文脉绵长。世人皆懂，一时土木终归尘土，唯有教化能滋养人心、绵延世代。两千多年前，庐江先贤文翁远赴巴蜀，于蛮荒中创办公文翁石室（今成都石室中学前身），开创古代地方公办教育之先河，被后世尊为“公学始祖”。他以文教开化一方，为后世为官者立下朴素准则：为政当以启智安民为本，而非拘囿于刑名赋税。这份崇文济世的精神，沉淀在乡土密码中，代代相传。

清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，进士刘礼章辞别江淮故土，远赴瑞安出任知县。莘塍依托塘河水运，商贸繁盛，市井热闹，民生富足而教化滞后。许多乡野孩童空有韶华，却无启蒙之所，令有心兴学的刘礼章耿耿于怀。

民间从不乏向善问学之心。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，乡贤蔡朝珂深受刘基《郁离子·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》文中“今之学主以文墨为教，弟子上者华而鲜实，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，应酬靡粟之外，无他用心，其亦异乎予之所欲为者乎？”之句影响，谋另建书院，自发集结乡绅，众筹募资捐地，在龙河与塘河交汇处建起聚星书院。此举虽为瑞安民间兴教写下暖心一笔，然民间办学势单力薄，既无固定恒产维系开支，亦无成熟章法约束课业，仅凭一腔热血，书院始终飘摇不定，生存堪忧。

聚星书院在举步维艰之际，刘礼章介入，以官方力量兜底护航。

欲稳书院根基，首在解决经费。刘礼章划拨陀陀寺八十亩公田为书院专属学田，以田租补给日常开支，保障讲师薪俸与生员膏火，为聚星书院筑巢长久运



20世纪40年代的校舍

营的底气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慷慨解囊，捐出俸银百两有余（一说六百两）。殊不知，清代七品知县岁俸仅百余两，而刘礼章晚年任长沙县令时清贫至极，灶冷厨空，甚至需典当衣物维持生计。这份馈赠绝非官样施舍，而是一位读书人心甘情愿为书院做“抱薪者”。

钱粮仅解一时困顿，完善规制方能使书院行稳致远。为摆脱民间义学松散无序之弊，刘礼章借鉴杭州《宗文义塾条规》，结合莘塍学情，因地制宜订立课业、选聘、考核、助学等一系列细则，一跃成为浙南地区有口皆碑、纲纪分明的正规学府。

最令人动容者，乃刘礼章褪去官威、躬身育人的姿态。封建时代等级森严，官员多与乡野疏离，他却毫不拘泥世俗尊卑。书院落成之初，他亲自登台讲授第一课；公务再冗杂，每月依旧按时赴馆讲学，风雨无阻，耐心为农家子弟答疑解惑。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，为铭记陈步云等乡贤兴教善举，激励后世崇文向学，刘礼章亲笔撰文《为陈锦堂公倡建聚星书院碑》。时至今日，这方古碑仍静静伫立在莘塍中心小学教学楼内，字迹清晰，成为瑞安官民同心、崇文兴教最珍贵的历史物证。

跨越两千余年时光，从文翁治蜀到礼章治瑞，两位庐江先贤冥冥中似约定好了一般，秉持同一种坚守。他们跳出短浅的政绩观，不屑浮于表面的功业，始终以教化滋养民生，以书香温润乡土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这份初心贯穿刘礼章整个宦途：丁忧归乡，主讲潜川书院回

馈故土；远赴西南任职，仍以礼乐教化军民苗众。离世之后，属地百姓自发护送其灵柩百里，这份朴素民心，便是对循吏最好的评价。

岁月轮转，塘河依旧。历经近两百年风雨，聚星书院几经更迭，从旧式义塾蜕变为新式学堂，最终成长为如今的莘塍中心小学。校址未迁，弦歌未断，一代代瓯越子弟在此启蒙，缪天瑞、方德植等英才皆自此走出，彭文席于此写就《小马过河》，依托书香改写人生，反哺故土。

这位进士出身的刘大人，一生官阶仅止知县，但所留教化之泽与精神之光，却远非品级所能衡量。

前些时日，我走进庐江名人馆。墙上刘礼章的画像令我心头一颤：那是一张被岁月和清贫雕刻过的脸，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，甚至透着一股营养不良的饥饿感。我不禁心疼，这位古代的读书人，似乎从未在意过肚皮是否殷实。

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盏灯，灯油耗尽，只为换来满城的琅琅书声。

走出展馆，庐江的风吹拂着脸庞，远处青山隐隐，近处流水汤汤。我想，或许家乡把他留在馆内，并不是为了展示一位官员的履历，而是为了留住那股读书人的风骨与执念——那种宁可亏待自身，也不肯辜负良知与文教的坚守。

如今，温瑞塘河的两岸，灯火万家。今年是聚星办校200年。我不知道哪一盏灯是属于他的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文脉不绝，那清瘦的身影，便永远活在这片水土间，不曾远去。

一只鹊鸂 在池杉的云顶

■ 孔令周

竹影婆娑，光影迷离
在五月的阳光中
嫩绿敞开所有的秘密

小荷才露尖尖角
白蝴蝶迷失在旅途
小径边银杏的小扇挥动
送来清凉的慰藉

白亮亮的喧哗
在池杉的云顶
一只鹊鸂
正在把初夏的讯息送上蓝天



图片由AI生成

最是故居能致远

■ 张秀玲

在理县，教《蜀道难》《蜀相》这两首诗，介绍背景和作者时，我插入了自己游玩江油李白故里、古蜀道、武侯祠、杜甫草堂的照片，瞬间点燃了学生兴趣。原本是他们的四川的名胜，有了我的代入感，他们与诗文便热络起来。

想起二十年前游玩沈阳，在大帅府的小青楼，得知在赵四小姐卧室可以抬眼望见大青楼里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。站在卧室，抬眼凝望，感受他们的旷世爱情，这种身临其境之感比文字更令人动容。那之后，我像吃惯了大鱼大肉的人忽然返璞归真，更喜欢流连于名人故居。

故居是名人生活与工作的物理空间，展厅往往图文并茂。了解名人，或许可通过文字读取，但故居的现场感和形象叙事，是纯粹文字难以企及的。置身被还原的场景，展开沉浸式对话，让思考更通透。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故居，室内陈设朴素简洁，临窗是一张旧办公桌，上方挂着毛泽东当年伏案写作的画面。我的思绪飘回了那个如豆灯光的夜晚：室外或黄沙漫天，或冰天雪地，时或可能遭遇敌机轰炸，但窑洞的土墙挡不住思想的锋芒。物质的“窄”成就了思想的“阔”。驻足片刻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

之后的路遥故居更是如此。路遥故居有两处：一处坐落在榆林，我有纪念馆；另一处在延川。因行程紧张，我去了延川。

故居坐落在延川偏僻山坳郭家沟村，一个院落，几口窑洞，保持着简陋的原貌。飘着细雨，几位游客，甚是寂寥。路遥出生在榆林，七岁那年因生活艰难，被过继给延川的伯父，在这里生活、学习、成长，直到1973年考上延安大学才离开。走出故乡，笔下依然是黄土地。这段岁月，都被他揉进作品里，无论是《人生》还是《平凡的世界》。他曾说：“我尽管出生在清涧县，实际上是在延川长大的，在延川成长起来的，所以对延川的感情很深。在我的意识中，延川就是故乡，就是故土。”这段话被镌刻在院落的大石头上。

故居分两部分，一处是较大的院落，有七口窑洞，作为展览区；另一处只有两口窑洞，是路遥过去居住的地方。窑洞破旧阴暗，当年的拮据艰苦可想而知。环视蓬门毕户，似乎给了我答案。路遥“像牛一样劳动，像土地一样奉献”的创作精神，正是贫困“喂养”的。他玩命写作，劳累过度，英年早逝，他笔下的人物也都有黄土高原般的坚韧不拔。

窗边墙上贴着电影《人生》的剧照，高加林和刘巧珍，形象鲜明，令人难忘。回来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在“微信读书”上重读，一口气读完。只是当时已惘然，而今有了故居直观感受，之前对高加林的偏见逐渐被消解，多了一些怜悯和理解。身在那样的处境，作为堂堂高中生，谁不穷则思变，谁不想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？正如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写的：“生活不能

等待别人来安排，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。”在小说中，路遥并没有对高加林口诛笔伐，只是克制地叙述。

过后一周，跟随学校文学社团研学活动，我参观了位于乐山市沙湾镇的郭沫若故居。

郭沫若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。初中时，学过他的《天上的街市》《科学的春天》；大学时，粗浅了解他的《女神》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里程碑。执教节选自历史剧《屈原》的《雷电颂》时，惊讶于郭老还是剧作家。近几年得知，我所在学校的旧校名“莘塍中学”是郭沫若题写，但我压根没往书法这方面想。

纪念馆完全颠覆了我的浅薄认知。原来郭老在文学、考古、翻译、书法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，特别是用三十年时间翻译歌德《浮士德》。

故居保留川西民居风貌。门楣悬挂的“贞寿之门”匾额，是光绪皇帝赐予其祖母的；门口商榷、四进院落以及后花园，无不透着席丰履厚的气派。大堂两侧小门，右宽左窄，寓意待人宽进严出。四岁半就进入自家“绥山山馆”私塾，接受严格的诗词格律训练；十几岁跟随哥哥留学日本，后来弃医从文。这是一家兼具商业实力和文化底蕴的高门大户。

那天细雨绵绵，游客不多。因学生研学，我们特地请了导游的专业导游。在古意盎然的旧居，在导游娓娓道来的讲解中，我似有所悟。郭老成为百科全书式文化巨匠，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，与他的成长背景、家庭影响息息相关。

一次途经成都，有点空闲，搜索住处附近的故居，居然搜到了巴金故居。兴冲冲步行二十多分钟，却只看到一面写着“巴金故居原址”的纪念碑。“故居原为川西深宅大院，五进三重砖木平房，巴金在这里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。”读着纪念碑上这段文字，似乎找到了某种印证。“激流三部曲”中那几位觉醒青年，就从这里出发。

最是故居能致远。它不语，却比任何教诲更有力量：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何从方寸之地走向辽阔的世界；无论走得多远，回望依然深情。



路遥故居

一个内向社恐者的落水……

■ 乔休

内向的人的确苦恼，如果再加上社恐，那真是八月十五加台风和“两头潮”——举步维艰。如果遇上大事，开不了金口，很可能酿成大错。

初夏的一个黄昏，我在七都子矜公园河边遛弯，天刚下过雨，地上滑溜，鹅卵石上养满苔藓，一不小心，我就滑下了河岸，幸亏眼疾手快，当即扭住一块石头。但想攀上岸，就力有不逮，努力了几次，还是没有成效，只好先泡在水里。

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体温渐渐下降，寒意直往毛孔里渗透，由里到外直打战。到了不得不呼救的地步，我却怎么也张不开口。原因一下子也说不清，是尴尬？害怕出洋相？担心人笑话？我此刻只恨自己没学会游泳，要不然就可以潇洒地游出去，找一个埠头，理直气壮地上岸。我东西西想，最终打定主意，等缓过劲儿来再说。

偏偏怕啥来啥，一个女声问：“老师伯，你这是摸螺蛳呢？还是放地笼？该不是掉河里了吧？需要帮忙你说一声啊。”此刻，我只想挥手让她啥话都别说，径自走开就好，等会儿我自己上岸。我假装手头很忙，在河里咕嘟咕嘟吐泡泡。边上路过的好几个人，听到她的话，也停下脚步，

好奇地向我靠拢过来，其中一个保安，特别热心，挽起袖子，就跟我拉拉扯扯，可能觉得这是他的责任所在。

内向的人老了，照样不好意思开口求人，这一刻我只能潜到水里去，但水性不好，没几秒钟，水呛进鼻子，就赶紧冒出水面。两三个热心人，可能见我情势不对，都伸出手来，帮忙拉扯我，偏偏这女子带着个社牛小屁孩，可能是幼儿园的顺口溜，拉拉队似的吆喝：“加油努力，拉屎要用力。”大家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一失力，我又啪嗒一声滑回水中。这一刻，我只盼天昏地暗，谁都瞧不见我最好。

他们看我默不作声，就讨论开来：老师伯这到底是主动下去的？还是掉进去的？如果掉下去的，应该会喊救命才是。看着不像，不过还是先拉上来再说。在水里久了，肚脐眼泡久了，会拉肚子的……我哭笑不得，只好任他们摆布，左推右拉，硬是把我扯上岸来。我看到好多人横着手机拍视频，太过分了，我恨这个视频时代。不过我还是强打精神，嘴唇颤动着向大家道了谢。

保安哼哼哈哈地说：“老师伯真是硬气，挂半天硬是不吭声，如果换作是我，

老早就开口喊救命了。水里有蛇，如果一不小心被它咬一口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我打了个寒战，我的妈呀，咋不早说，不由得后怕起来。脚上腰上酥酥麻麻的，不知道有没有被咬到。

几天后刷抖音，我忽然看到了我落水的视频。我的天哪，是谁把它发上网的，真是惨不忍睹。唉，热心帮忙就帮忙呗，非得通知全网吗？这世上还有没有同情心可言？我看到网友议论纷纷，一位网友说：“他都这么要强了，你还发到网上，而且孩子还那么大声地喊加油、努力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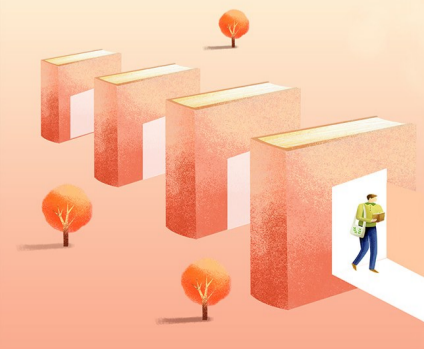
“博主不问，大爷能挂一天，大爷回家也不吭声，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掉水里，直到家里孩子们刷到这个视频。”

“我感觉我也是大爷这类型。”看IP还是个美国网友。

“你别闹，这样你在美国多让同胞担心呀。”

……
我一条条评论看下去，真是老怀大慰，觉得还是值得的，了解我的人咋就这么多呢，偶尔落一次水，至少我找到许多和我一样内向又社恐的同类，我的内心顿时就平衡了下来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 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融媒体中心
瑞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